

《金匱要略》复合病机的治则治法探析

杨梅¹, 吕翠霞²

(¹山东中医药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 济南 250355; ²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摘要:《金匱要略》讲杂病。杂, 既言病种的多种多样, 又言疾病的发生、发展之复杂。张仲景针对临床中的复杂情况在《伤寒论》中最早提出了“合病、并病”之说, 其本质揭示了多病机“共存”的事实, 后世所谓的“复合病机”亦是例证之一。该病机类型在《金匱要略》病证中亦有较多体现, 诸如《金匱要略》首篇中提到的: 已病防传、表里同病、标本缓急、攻所得等治疗原则, 都是针对这一病机类型所设立的。该些治则、治法不仅满足了临床需要, 成为现代中医养生防病、治病的重要原则, 而且在临床治疗中继续发挥其指导与借鉴作用。

关键词: 金匱要略; 复合病机; 治则治法

Exploring the *Jingui Yaolue* compou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YANG Mei¹, LYU Cui-xia²

(¹Doctoral Student in 2017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²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Jingui Yaolue* explains the miscellaneous diseases. Miscellaneous means not only the variety of diseases, but als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s. ZHANG Zhong-jing first proposed the ‘disease involving two or more channels, disease of one channel involving another channel’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linical complex situations in *Shanghan Lun*. Its essence reveals the pathogenesis of ‘coexistence’ fact, and the so-called ‘compound pathogenesis’ in later generations is one of the examples. The pathogenesis of type in the *Jingui Yaolue* also had more reflection, such as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Jingui Yaolue* mentioned: disease prevention, simultaneous superficialities and interior syndromes, mani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successively priorities, attack the tangible pathogenic factors and so on. All of these therapeutic principles are established for this type of disease. The treatment rules and methods not only meet the clinical needs,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rincip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tinue to play it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ro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Jingui Yaolue*; Compou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临床所见, 单一病证不多见, 复杂的病证较多见。对此,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首次提出“合病、并病”的概念, 虽然书中并未给予定义, 但此概念的提出, 不仅在疾病诊断方面提示后人不能将“六经病”完全割裂开来, 相互之间是密切联系的, 病机状态是多样的, 而且在治疗方面, 亦为后人做出了示范, 或数经合而治之, 或分而治之, 临证时当“辨机论治”。

《金匱要略》(以下简称《金匱》)杂病部分, 虽未见用此命名者, 但张仲景在《金匱》首篇, 在整体把握疾病传变规律的情况下提出的诸多治则治法, 不仅从侧面印证了《金匱》杂病中的病机状态是复杂多样的, 而且提示后人在面对诸多复合病机时要

灵活辨治。笔者研读《金匱》, 结合对复合病机的认识, 重点从《金匱》中所运用治则治法展开讨论。

谨守病机, 随证治之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 “谨守病机, 各司其属”。针对复合病机, 《金匱》中随证加减大致有3种情况。

1. 主病机下又复合次生病机, 则需加减 如第10篇当归生姜羊肉汤证之方后注言: “痛多而呕者, 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本证谨遵血虚内寒这一病机, 选用羊肉这一血肉有情之品补虚生血, 若又见寒湿之证引起脾失健运、胃失和降, 则在原方基础上再加白术、橘皮健脾祛湿行气、和胃止呕; 再如第20篇妇人妊娠病之白术散方后注“苦痛, 加芍药……心烦

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在脾虚寒湿这一病机下,又见气血不足与气机不通之证,故随证加增减相应药物。

2. 主病机下所施方药为“病重药轻”则需加减 如第12篇己椒苳黄丸之方后注“渴者,加芒硝半两”,该证病机为饮结于肠,方用己椒苳黄丸宣上运中,导水下行,前后分消,若药后又见口渴,则是饮邪结聚不散,阻滞气机,热滞肠道,致使津不上乘,故加芒硝软坚散结以布散津液。

3. 主病机下误治加重原有次生病机,则需加减 如第3篇百合病救治三方即误汗后的百合知母汤,误下后的滑石代赭汤,误吐后的百合鸡子汤,此三方仍以百合为主药,围绕心肺阴虚这一主病机,随症加入相应药物以救治,当如牟慧琴^[1]所言:“百脉之病,百脉无法治,而可从百脉之根本求治。心主血脉,肺朝百脉,心肺为百脉之根本”。以上皆是谨守病机,随证治之的具体体现,正如童舜华等^[2]所言:“由于主证未变,故治则、治法不变,只需在主方基础上,适当作随证加增减以兼顾”。

阴平阳秘,以平为期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赵鼎等^[3]从多角度论证了“脾旺则五脏安和”的学术思想。虚劳病篇涉及到机体的阴阳气血皆不足,整体上呈现一派虚衰之象,张仲景抓住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特点,用桂枝汤加增减来运筹帷幄。

1. 以调代补,平秘阴阳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的病机为阴阳两虚,阳气浮越,阴不内守,就本病机而言,后世当用补肝肾之法治之,但张仲景却以桂枝汤加增减以治之,调和阴阳、潜阳固涩,正如徐彬之评价“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调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4],从而实现阳能固涩,阴能内守,诸证可愈。

2. 建运后天,调补阴阳 小建中汤证在外表现为一派寒热错杂之象,后世常治以寒热并用之法治之,但张仲景却以建运中气之法治之,当如《金匮要略心典》谓:“欲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者,必以建中也”。通过建补中气,恢复脾胃健运功能,则气血自生,升降自调,偏寒偏热之症随之而消。再如虚劳里急,诸不足之黄芪建中汤证,该证见腹中拘急,气血阴阳俱虚,张仲景从调补后天之本脾胃着手,用小建中汤加黄芪补中以缓急迫。

已病防传,截断扭转

病机的动态演化常常形成复合病机,对此张仲景提出“治未病”的治疗原则,目的就是截断于病机演化之前,防患未然。

1. 不虚而补 《金匮》首篇对肝实证指出要“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木易克土,肝脾之间存在动态演化关系,肝既病,则易传致脾病,为防出现肝脾同病,治疗当“先安未受邪之地”。

2. 不热而清 第6篇虚劳病,针对肝阴虚虚劳不得眠治以酸枣仁汤,方中选用知母则是为防“阴虚生热”而设;再如第5篇历节病中,桂枝芍药知母汤证,方中知母一是针对大量温燥之药而设,二是针对风湿之邪易化热伤阴而设,佐以滋阴清热。

3. 无水而利 第20篇妊娠病,疗癥病下血的桂枝茯苓丸,方中桂枝、牡丹皮、桃仁、芍药活血针对当前“瘀血内结”病机而设,但张仲景在水气病篇提到“血不利则为水”之病理机转,血瘀继而会引起水停,“水停”为演化病机,故方中针对血分、气分先后合而并见的病机,以茯苓化气利水。

4. 无瘀而活血 第12篇肾虚水停的肾气丸,其当前病机为病水,而方中却有活血的牡丹皮,此因水气病有气分、血分、水分之分,三者常相互影响,故加牡丹皮以治血分。

随其所得而攻之

“诸病在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无形之病邪在体内痼结不解,往往是与体内的有形实邪诸如痰、水、瘀血、宿食等结合在一起,治疗时“攻所得”,即攻其有形实邪,使无形之邪气失去依附,进而随之而消,则病易好转。

具体运用如,第13篇水热互结之猪苓汤证,利水以清热,水湿去,邪热随之而清,阴津复,诸证自除;小便不利之蒲灰散证,针对湿热夹瘀治以活血化瘀、利水泄热;第15篇黄疸病,瘀热互结之硝石矾石散证,治以逐瘀祛湿;宿食与热邪相结合的大黄硝石汤证,治以通腑泄热,皆是“随其所得而攻之”的例证。

标本缓急治则

《素问·标本病传论篇》曰:“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病轻势缓的病证可以标本兼治,而病重势急的病证则须集中力量治疗其最紧要的病变,治标或治本。

1. 甚者独行如 虚实夹杂是临床常见证型,而正气极虚、邪气极实,虚实两端之危重证则属特殊类型。治疗时若两厢兼顾,则往往出现峻补之品不利于祛除顽邪,攻邪峻剂又有碍正气恢复的疑难问题,此时需谨遵“甚者独行”这一经旨,做到专攻其邪或专补其虚。如治疗心痛重证之乌头赤石脂丸,针对阴

盛阳衰之危重证,急祛其沉寒痼冷,以救衰微之阳气;再如急救下利亡阳之势的四逆汤,其本为急,故先回阳救逆以治其本,专补其阳,阳复则下利自止。

2. 间者并行 第21篇治疗妇人产后阳虚中风的竹叶汤证,产后气血大虚为其本,复感外邪为其标,若单纯解表祛邪,易致虚阳外脱;若只是扶正补虚,又易助邪碍表,故用竹叶汤扶正祛邪,标本兼顾;再如第10篇之腹满寒疝宿食篇中,厚朴七物汤证、乌头桂枝汤证皆是标本同治的典型。

扶正祛邪,有主有次

《金匱》杂病的病机特点常以虚实夹杂的复杂局面为多见,治疗时针对虚实夹杂的病证,常治以扶正与祛邪并施。

1. 扶正以祛邪 如虚劳风气百疾之薯蓣丸证,证见气血阴阳俱虚,抵抗力弱,外邪较易侵入人体致病,对于因虚劳而感邪者治疗时既不能单纯地补虚,亦不能单纯祛邪,而应邪正兼顾,偏于扶正,寓祛邪于扶正之中。本证即是通过薯蓣丸调补后天之本为主,恢复脾胃健运功能以资化生气血,再辅以祛风散邪之品,合而成方,补中寓散。再如第21篇妇人产后病之阳虚中风证,治以竹叶汤,虽是表里兼顾,但偏重于扶正。

2. 祛邪以扶正 如虚劳干血之大黄廔虫丸证,本证因虚致瘀,瘀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故治以祛瘀生新之大黄廔虫丸,方中用大量活血祛瘀之品,再辅以养血润燥之品,攻中寓补,峻剂丸服,意在缓攻瘀血,正所谓“缓中补虚”;再如治疗疟母之鳖甲煎丸,虽有扶正之药,但仍以大队祛邪之药为主;此外,又见于第21篇产后实热内蕴致正气受损而邪犹未尽的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治以清补相兼,偏于清热为主。

表里先后治则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以外感热病为契机,反复强调,表里同病者当先解表后治里,否则会引邪内陷加重里证,此乃治病之常,此外我们还要学会知常达变。

1. 先表后里 第21篇妇人产后中风证,妇人产后营卫俱虚,易感受外邪,以致形成外有中风表证,内有气血不足之里证。虽过经十余日,但正气无力驱邪外出,表证仍在,且患者已见“心下闷、干呕”等外邪入里之势,针对此病证,张仲景言“可与阳旦汤”,用

桂枝汤解表祛风,调和营卫,先治其表,后再调理善后不足之证。

2. 先里后表 治病之常为先表后里,但疾病变化复杂,临证时当知常达变,若里证较重则宜治里为先。如《金匱》首篇提到的有关“救里救表”之论述,该条体现了表证未解而兼有阳虚下利证。证见“下利清谷不止”是脾阳虚影响到肾阳虚,虚寒里证为危为重,则当先治里,待“清便自调”,再治身体疼痛之表证,否则,正虚邪盛,发生亡阳病变。此处亦体现了张仲景“活”的辨证论治精神,在杂病治疗过程中应重视保护正气,力求祛邪不伤正。再如第17篇“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本证虚寒下利兼表证,属表里同病,一般先治表后治里,但对于里虚寒急者,则应先救里后治表。若妄用汗法,阳气更伤,则可能导致内外皆脱之危候,故先用四逆汤温里,待阳气恢复,再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外邪。

3. 表里同治 对于表病与里病急缓相同,相互影响,分别治疗难以取效者,则当采取表里同治。如第2篇疗柔痉之栝楼桂枝汤,针对外感风邪合并内在津液不足之病机,合而治之;第10篇厚朴七物汤证,表证未罢又见阳明里实,治以表里双解,用厚朴七物汤行气除满,散寒疏表;再如“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此证为本有阳虚里寒重证,又外感寒邪诱发加重,形成表里俱寒之证,方用大乌头煎起沉寒缓急痛,桂枝汤和营卫解表寒,双解表里寒邪。

小结

《景岳全书·求本论》曰:“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为首务”。临床疾病的病机关系虽不单纯,是复合多样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抓住主要病机,或者病机的主要方面,运用正确的治则治法,做到治病求本,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牟慧琴.《金匱要略》百合病探析.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3(1):1-2
- [2] 童舜华,童瑶,段逸山.张仲景病证结合论治思想探析.江西中医药,2003,34(8):10-11
- [3] 赵鼎,吕翠霞.浅论《金匱要略》“脾旺不受邪”的学术思想.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5):1787-1789
- [4] 清·徐彬.金匱要略论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35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8日)